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劫餘灰 第二回 訂新親文章欣有價 驚噩耗快婿忽無蹤

且說陳六皆受了族兄公孺之托，來到朱小翁家求親。這朱小翁單名一個學字，小翁是他的表字。平日為人，專講理學，真是一個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的古板君子。家道寒素，單靠著幾畝薄田度日。這一天六皆到來，講到求親一事。朱小翁道：「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，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。父母之心，人皆有之，吾何為獨不然。不過有一層，我家小女，從小跟我讀書，諸子百家，俱能獵涉，不是我誇口，真可算得是不輸進士。陳家小郎才學如何，可配得上小女配不上，必要先考一考。至於世俗那憑生辰八字，排算配合的，我可不信，倒可不必多此一事。」六皆道：「不知閣下要怎樣考法。」小翁道：「這也難說。幾時等他來家，我和他談談，駁問駁問，見見他的學問就是了。」六皆道：「我是不慣做媒的，不會說謊話。舍姪今年才出考，縣府考都坐在十名前。省城的同學和他的先生，都決定他一定要進學的了，不知這樣學問，可還配得過令媛。」小翁沉吟道：「也罷。我潦倒半生，單有此女，總想招一個讀書種子做女婿，所以一向人家來說親，我都沒有答應。陳家既是老親，我和公孺，照最近的親戚算起來，恰好是平輩，小兒女年紀又相當，莫有甚麼好推辭的了。這樣辦法罷。我考也不考了，費心回去對公孺說，若是這一場他兒子進了學，叫他準備行聘，我也樂得招一個秀才女婿。若是不得進，請他再到別處求親罷。」六皆聽了，倒沒有話好再說，只得回報公孺。公孺笑道：「只此便可見得這個人的古怪。你允不允，說一句話便了，何必借此推托。」李氏道：「老爺，你快點寫封信給疇兒，叫他用心考，這回是一著兩著的。他得了你信，自然格外留心，怕他不進一名學回來。」公孺道：「這又何必。寫了信去，告訴了他這件事，倒分了他的心。難道除了朱家女兒，便沒有媳婦了麼？」李氏聽說，便頓住了口。等六皆去後，便不住的唉聲歎聲，有時喃喃自語。弄得公孺惱也不是，笑也不是，只得由他。過了幾天，接到耕伯來信，言院考已過，已經招覆。李氏便問招覆是甚麼，公孺笑道：「你這回定媳婦有了望了，得了招覆，這一名秀才便有幾分望頭的了。」李氏聽說，一時又高興起來，忙著料理釵環首飾，預備行聘，一面又著人去請六皆來。公孺笑道：「你又忙甚麼，不過幾分望頭罷了。等果然進了學，再忙不遲啊。」李氏道：「我這裡也不過打點幾分，若是十分時，便把聘禮送過去了。」公孺無可如何，只得聽他忙去。不一會，六皆來了，李氏便道：「叔叔，我家疇兒已經得了招覆了。據老頭子說，這秀才幾分好望了。請你再去和朱小翁說，如果疇兒進了學，他須不能賴這頭親。我一得了喜報，便要行聘的。」六皆笑道：「兄弟便去說。不怕朱呆子賴了，有我呢。」說罷，果然去了。到了晚下，方來回覆。說是朱小翁滿口應承，說是得了喜報即管送聘過去。省城店裡有事，我明日一早便要動身去了，因此連夜來回覆一聲。李氏道：「噯呀！你雖是媒人，卻還是自家叔叔，為甚要拿腔起來。我這裡行聘，正要用著你，你卻預先躲了。」六皆道：「並不是拿腔，實在是有事。我已經打算定了。到了果然行聘時，我兄弟九如可以代我的。」李氏笑道：「你請了替工便好，不然，我是不依的。」說罷，老弟兄又談了些話別的話，公孺又再三拜托照應耕伯，方才別去。

從此，李氏更加熱鍋上螞蟻一般，終日行坐不安。或叫人去廟裡求籤，或叫人到攤頭問卜，有時自己燒一爐家堂香，有時又許了個魁星願。看他的舉動，比望榜的秀才還要心切。公孺起先還勸他不必如此，爭奈越勸他越不是，只得由他去了。

一天，老夫妻正在閒談。公孺道：「這兩天，論理要出案了，還不聽見有甚信息，想是白望的了。」李氏道：「沒有的話。我昨天晚上，還夢見疇兒簪著金花，披了彩紅回來呢。」公孺笑道：「這是做夢，如何當真。」正在說笑時，忽聽見門外一片聲響。所用的一個童子，飛奔進來，說道：「老爺，不好了，有許多人打來了。」一言未畢，又聽得門外一陣鑼響。李氏大驚道：「噯呀！敢是白日青天，鳴鑼打劫了。」只見兩個戴大帽的，當先搶了進來，打了個扞道：「恭喜老爺、太太，少爺高中了縣學案首，報單隨後便到，小的們搶個頭報。」公孺大喜道：「難為你們，外面惹惹吃茶罷。」便叫童子招呼出去，一面預備賞錢。李氏怔怔的說道：「可是疇兒中了，為甚許多人這般大驚小怪。」公孺笑道：「這兩個是學里門鬥，那許多人是跟著看熱鬧的。」李氏方才歡喜不迭，開發了賞錢，兩個門鬥去了。一會兒，二報的也到了。呈上報單，說道：「小的們在省城，遍找少爺的寓所不著，方才到此，所以來遲了。」公孺也發了賞錢。不一時，合族人等，都知道了，紛紛前來賀喜。老夫妻兩個，應接不暇，央了兩個親支族人，代為招呼，足足忙過了一日。

次日絕早，李氏即使人請了九如來。囑其到朱小翁處，訂定行聘日期。九如應命自去。不一會，回來說道：「朱小翁也十分歡喜，聽憑這邊擇日送聘，他都遵命。」李氏便拿了時憲書，立逼著公孺揀日子。公孺笑道：「已經說定了，何必這樣忙。」李氏道：「人家高興的事，你總歡喜扯淡。」公孺翻開了時憲書，看了一看，問道：「你要快的，還是要慢的？」李氏道：「自然越快越好。如果今日是黃道吉日，便是今日更好。」公孺笑道：「你便一廂情願，也要想到人家要打點回盤來得及啊。後天便是黃道吉日，但不知他家來得及來不及。」李氏便對九如道：「如此，再煩叔叔去走一次，問是如何。他應允了，我們便是後天行事。」九如領命去了。

這裡李氏便忙著叫人買酒，預備後天行聘，順便盃酒，索性熱鬧在一起。原來廣東風氣，凡遇了進學中舉等事，得報之後，在大門外安置一口缸，開幾壇酒，盃在缸裡，任憑鄉鄰及過往人取吃，謂之盃酒。那富貴人家，或盃至百餘壇，就是寒！（酸）士子，僥倖了，也要盃一兩壇的。所以李氏與頭裡，先要張羅這個。又叫預備一口新缸，不要拿了醬缸去盛酒，把酒弄咸了，那時候，我家小相公不是酸秀才，倒變成咸秀才了。說的眾人一笑。

不一會，九如又來了。說朱小翁事事應允，就是後日過聘。公孺道：「這件事卻也奇怪，怎麼他的執拗性子，今番一些不用了？」李氏道：「這是我孩兒紅鸞星照命，才得如此。既然他答應了，我這裡便預備一切，後天要煩九如叔叔來領盤。」九如連忙答應。這李氏忙作一團。又要打點行聘，又要打點盃酒，還要親自到文昌宮、魁星閣去還願，還要到觀音廟燒香。公孺笑道：「文昌、魁星，倒也罷了。這件事，與觀音何干，卻要燒他的香。」李氏道：「這是我們女人的道理，你不要管。」公孺也就一笑置之。

真是忙中日子易過，不覺已到了行聘之期。不免循著俗例，先下帖子，請了媒人，朱小翁也請了女媒。兩家媒約，先到男宅聚會，公孺衣冠相陪。桌上陳列聘禮，請媒人過目。李氏也出來相見。彼此行禮已畢，門外放起鞭炮，繼以一片人聲喧嚷。原來家人們在門外盃酒，那些鄉鄰親族及過往之人，都來爭取。也有當堂吃了的，也有取回去給讀書小孩子吃，說是吉利的，跋來報往，好不熱鬧。亂過一陣，三四十壇酒，都盃完了，人也散了。這裡送媒人上轎，跟著用抬箱抬了聘禮，回到朱家去。一路上的人，多是嘖嘖稱羨。有個說，陳家小郎好聰明，只十六歲便進了學，你看這等定親，比平常的加幾倍體面。有個說，朱家小姐好福氣，未曾過門，先就把定了做個秀才娘子。也有幾個老寒！（酸），見了因羨生妒，說是這個有甚麼稀奇，從前袁子才點了翰林，才請假娶親，潘世恩還中了狀元，才請假娶親呢。閒話少提。

且說兩位媒約，領了禮物，一程來到朱宅。朱小翁迎人相待。因為沒有內眷，便請自己已經分居的弟婦來家，在內幫忙，接收禮物，打點回盤。小翁自在外面款待媒人。忙過半日，打發回盤去後，小翁方才入內。他那弟婦，把各種禮物，一點點交小翁，方才回去。原來他這一位弟婦，是個姨娘扶正的。他弟兄二人，兄弟名叫朱仲晦。同胞兄弟兩個，卻娶了省城楊氏的同胞姊妹兩個為室。可巧又一般的短命，先後身亡。小翁便不續娶，仲晦先已娶了一個趙氏姨娘，妻子死後，便把這姨娘扶正了。可有一層極奇怪的事，小翁生性古板，是一個迂夫子，仲晦卻喜與市井無賴為伍，嫖賭吃著，無所不為。任憑小翁連勸帶罵的，說穿了口，總不肯聽，因此兄弟們才析爨分居。這一天，因為內眷無人，只得請來料理。本支諸女子，知道婉貞喜事，也都到來道喜看熱鬧。眾姊妹便圍了婉貞，在房裡說說笑笑。也有向他道喜的，也有向他取笑的。喜得婉貞生得落落大方，雖不便公然出來料理各事，卻也沒有那一種小家女子佯羞做澀的樣子。等到人散已後，小翁進入內室，便將所有禮物交與女兒收管。說道：「這個雖不是你的事，然而

你沒有娘了，除你自己之外，更無人收管，我是不慣這等瑣事的。你從小讀書明理，這婚嫁大事，總要辦的，諒來也不學那種羞澀之態，好好收存著罷。」婉貞默默無言。等父親出去之後，便將各物一一檢收。共是：一雙鳳頭金釵，一支縷花金壓髮簪，一對嵌翠戒指，一雙嵌珠耳環，共是四樣首飾。猛想起這一對戒指是看見過的。往常有甚喜事，陳家表伯母來，便帶在手上，此刻卻拿來做聘禮，表伯母卻做了我婆婆了。因為這個，又想起自己母親。記得五六歲上，凡遇有來往應酬，我母親最歡喜的是他。每每見了，便把他和我兩個一對兒抱在膝上，說是得了這個女婿便好，那時自己年幼，不解羞慚，也跟著嘻嘻的笑。此時已遂了母親所願，只可憐我那苦命的娘，沒有眼睛看見了。想到這裡，不禁落下淚來。將各物收藏過後，慢騰騰的走到母親神主前，點了一炷香，心中默默的告訴一遍，然後歸房，暗自喜慰。

且說朱小翁這一天上午辦了喜事，下午便到外面去探訪朋友。婉貞直等到晚飯時，小翁方才回來，氣衝衝的在交椅上一坐，漲紅了臉，一言不發。婉貞不知何故，不敢動問。過了一會，開出飯來，小翁也不吃，只是坐著發氣。婉貞見如此光景，便叫僕婦收拾過，低低的問道：「父親為甚事情生氣？」小翁看了婉貞一眼，歎一口氣，又不言語。婉貞更是摸不著頭，只得又低低說道：「父親不要氣壞了自家身體，有甚麼事，何妨說說，或者做女兒的，可以分憂一二。」小翁猛然說道：「分憂，分憂！我這裡才是代你分憂呢。」婉貞訝道：「甚麼？又是女兒的事。倘女兒有甚不是，請父親教訓了，只求不要動氣。」小翁歎口氣道：「我大半世的人了，做事未曾鹵莽過，偏是你這回的親事，辦的鹵莽了，便出了意外之事。」婉貞驚道：「甚、甚麼？」說到這裡，便頓住了口。小翁又歎一口氣道：「陳家那小孩，平白地不見了。」只這一句話，便嚇得婉貞魂飛魄越。正是：

正喜姻緣償夙願，何來噩耗警芳心。

不知陳耕伯如何不見了，究竟有無著落，且聽下回分解。